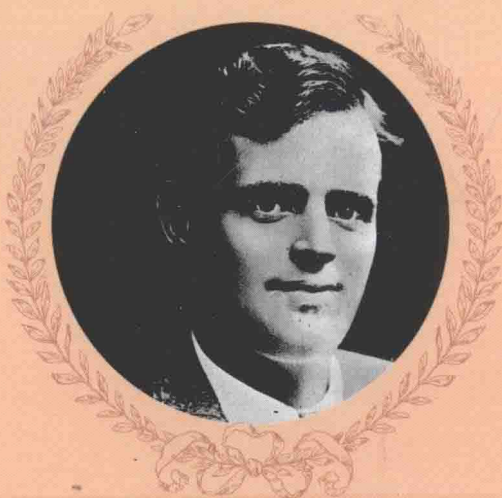


著名现实主义作家

男子汉小说的杰出人物

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



Jack London

杰克·伦敦小说精品

白牙

(美) 杰克·伦敦 著

孙琳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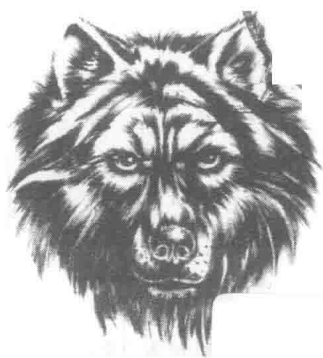
美国 (910) 文学翻译丛书

杰克·伦敦小说精品：

白牙

(美) 杰克·伦敦 著

孙琳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杰克·伦敦小说精品：白牙/(美) 杰克·伦敦 (London, J.)
著；孙琳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8 (2013.7 重印)
ISBN 978-7-5411-3440-1

I. 白… II. ①杰…②孙…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3622 号

BAI YA

白 牙

杰克·伦敦 著
孙琳 译

责任编辑 金欣
封面设计 高修远 樱织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唐茵
责任校对 文诺等

书号 ISBN 978-7-5411-3440-1
开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数 188 千
印张 7.5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二版
印次 2013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
定 价 12.5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28)86259301

目 录

第一卷

- 01 食物的踪迹 …… 003
 02 母 狼 …… 012
 03 饥饿的嗥叫声 …… 024

第二卷

- 01 牙齿的搏斗 …… 037
 02 狼 窝 …… 048
 03 灰狼崽 …… 057
 04 世界的墙壁 …… 063
 05 肉食的法则 …… 074

第三卷

- 01 造火者 …… 083
 02 被奴役 …… 094
 03 流浪者 …… 103
 04 神圣们的行踪 …… 108
 05 契 约 …… 114
 06 饥 荒 …… 123

第四卷

- 01 它是同类的仇敌 …… 135
 02 疯狂的神 …… 145
 03 可恨的统治 …… 154
 04 濒临死亡 …… 160
 05 不屈服 …… 173
 06 仁慈的主人 …… 180

第五卷

- 01 漫漫长路 …… 197
 02 南 国 …… 204
 03 神的领地 …… 211
 04 同类的呼唤 …… 222
 05 睡梦中的狼 …… 229



PART ONE

..... 第一卷

White Fang

01 食物的踪迹

黑色的云杉树阴郁地立在结冰的河道两侧，
树木上覆盖的白霜已经被近日来没停过的
风所吹落。那些树木相互依偎着，在逐渐暗淡了的光
线下，显得阴森可怕，充斥着不祥之兆。无边的沉寂
统治了这片土地。土地本身也充满了荒凉，没有生
气，也看不出什么动静，是如此的孤寂与寒冷，以至
于它的灵魂甚至连那样的悲伤都失去了。那其中有着
一种暗藏的笑，但那是一种比任何悲伤更为可怕的笑——
像斯芬克斯的微笑一样阴郁的笑、一种冷若冰霜的笑、
带有绝对冷酷的笑。这是有权嘲笑生命的无可奈何与
抗争的，那种专横与不可言说的永远的智慧。这就是
荒野，那种原始的、冷漠的北国荒野。

但是，就在这片土地上，到处都存在生命与挑战。沿着结冰的河道，艰难地跋涉着一群狼狗。它们的身上结着白霜——它们呼出的热气刚离开嘴便在空气中凝结了，如水蒸汽的浮沫般被喷向前边，又落在

它们的躯体上，形成霜的晶体。那些狗们身上都套上了皮质挽具，并通过皮挽绳将它们与拉在身后的雪橇相连。那雪橇是用一只结实的桦皮舟改制而成，不带有滑行装置，所以整个表面都贴在雪地上。雪橇的前端像一个卷轴一样向上翘起，为的是让雪橇滑行时能压下前面像波浪一般涌动着的松软的雪的怒潮。在雪橇上，被牢牢地捆绑着的是一个既长又窄的长方形木箱。雪橇上还有些别的东西——毛毯、一把斧子、一只咖啡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但显而易见，占据大部分空间的是那既长又窄的长方形木箱。

在狗的前面，一个穿着宽大雪鞋的男人，正艰难地跋涉着；在雪橇的后边，艰难地跋涉着第二个男子；在雪橇上那个木箱子里，则躺着第三个男子，他的苦役已经结束了——一个被荒野征服击败，再也不能运动和挣扎的人。爱好运动那不是荒野的性格。生命对于荒野是冒犯，因为生命是运动，而荒野的目标始终就是要消灭运动。它冻结了水以阻止其奔流入海；它把树液挤压出树体，由外到内直至把强有力的树心也冻结了起来；而且那最残忍、最可怕的事，就是荒野蹂躏和折磨谦恭的人类——人类，在反抗“一切的运动最终都归于运动的终止”的格言中，是最不安分的生命。

但是在一前一后，无所畏惧而又不屈不挠地跋涉着两个生命还没有结束的人。他们的躯体上都披着毛皮和鞣制得软软的皮革；睫毛、脸颊和嘴唇却结上了那么多的源于其呼吸的冰晶，以至于连他们的面孔也无法辨别了。这赋予了他们幽灵般的假面舞会的外观，成了在鬼怪世界中的某个鬼怪葬礼的承办者。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仍是洞察那荒凉的含有讥讽的沉寂土地的人，是专注于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的微不足道的冒险家，敢于让自己挑战一个如同宇宙的深渊一样遥远、陌生和无生气的世界的力量。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因身体的负重而喘不过气来，他们一声不吭地费力跋涉着。在他们四周的每一面，都是向他们逼近的切实存在

的沉寂与压力。这种沉寂与压力，就像那影响潜水者身体的复杂的深水环境那样，影响着他们的情绪，用永恒的巨大重力和不可改变的天意压向他们，把他们压入到他们自己精神的某个遥远的隐秘处，又像榨葡萄汁似的把他们所有虚假的热情、得意扬扬以及人类灵魂中不适当的自尊都挤压了出来，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与渺小，如尘埃与微粒，在巨大的、不可知的要素和力量的表演与相互影响中，无所适从地盲目运动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是一个小时，当一声来自远处的模糊的嗥叫出现在寂静的空气中时，那短暂的、没有阳光的白昼中苍白的光线便开始消退。嗥叫声迅速地升高，直至其最高音调，此时，那声音持续着、颤动着，声音中透出紧张，接着又慢慢地消失了。这嗥叫如果不是充满了某些可恨的残忍和饥饿的渴望，或许就是已经失去了灵魂的哀号了。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将头转向后边，直到目光与后面人的目光遇到了一起，接着两个人便隔着那狭窄的长方形木箱相互点了点头。

第二声嗥叫又出现了，以针一般的尖锐刺耳划破了四周的宁静。那两个人同时确定了发出嗥叫声的位置，那位置就在背后，在他们刚刚经过的宽阔的冰雪地带的某个地方。第三声以及做出回应的嗥叫也出现了，同样是在背后以及第二声嗥叫的左边。

“它们在跟踪我们，比尔。”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说道。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嘶哑，而且走了调，他显然是费力地说这话的。

“肉食不充足，”他的伙伴回答道，“好几天我都没有见到一只野兔。”

自此之后，他们便没有再说话，尽管对于那些在他们身后持续出现的捕猎的嗥叫声，他们的耳朵是敏感的。

天色全黑下来时，他们将那些狗赶进河道边的一小片云杉树林

中，在那里安排了一个露营地。在营火边的棺材，便被用作了坐凳和餐桌。那些狼狗们拥挤在营火一边的较远处，相互咆哮和争吵着，但却没有表现出要留在那黑暗之中的倾向。

“在我看来，亨利，他们待得离露营地相当的近了。”比尔发表了看法。

亨利面对营火蹲着，把一块冰放进咖啡壶里，点了下头。直到他坐在了棺材上开始吃东西时，才开口说话。

“它们明白在什么地方它们的皮是安全的，”他说道，“它们得很快吃东西，而不是被吃掉。它们相当的聪明，这些狗。”

比尔摇摇脑袋：“噢，我不知道。”

他的伙伴好奇地看着他：“这是我头一回听你说它们不聪明的话。”

“亨利，”另一个人说道，一边沉思地用力咀嚼着含在嘴里的豆子，“在我喂狗时你注意到了它们争抢的样子吗？”

“它们胡闹得更厉害了。”亨利确认道。

“我们有几只狗，亨利？”

“六只。”

“那么，亨利……”比尔停顿了一会儿，为的是让他的话显得更重要，“如我刚才所言，亨利，我们有六只狗。我从鱼袋里取出六条鱼，我给每只狗一条鱼，可是，亨利，我却发现少了一条鱼。”

“你数错了。”

“我们带了六只狗，”另一个人冷静地重复道，“取出六条鱼。但独耳朵没有得到鱼。后来我走回到鱼袋那儿，又拿了一条。”

“我们只有六只狗。”亨利说道。

“亨利，”比尔继续说道，“我不是说它们全是狗，但是它们都吃了鱼，总共有七只。”

亨利停止了咀嚼，朝营火那边望去，数了一遍狗。

“现在只有六只。”他说道。

“我曾看见另外一只穿过雪地跑走了，”比尔冷静而又肯定地宣布道，“我曾看到了七只。”

他的伙伴同情地看着他，说道：“等到这个旅行结束时，我将会非常地高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一路的经历已经刺激到了你的神经，而且你开始产生幻觉了。”

“我也曾这样认为，”比尔神色凝重地答道，“因此当看见它穿过雪地跑走时，我顺便看了下雪地，看到了它的脚印。然后我数了一下狗，仍旧是六只。那脚印现在还在那里，你想看看那些脚印吗？我将会指给你看。”

亨利没有回答，只是沉默地咀嚼着，直到食物被吃完，他才以一杯咖啡结束他的咀嚼。他用手背擦擦嘴巴，说道：“那么，你认为实际上……”

从黑暗中的某处，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哀号，极其凄惨，打断了他的话。他停了下来去听那声音，然后朝叫声的地方挥了挥手，结束了他的话语，“——它们中的一只？”

比尔点了点头：“我看得清清楚楚，不会有错的。你自己也注意到了那些狗的吵闹声。”

一声接一声的嗥叫，还有应答的嗥叫，正将四周的宁静搅成了一片混乱。嗥叫声此起彼伏，从每个方向响起。那些狗们拥挤成一团，流露出了它们的恐惧，而且是那么近地趋向于营火，以至于它们的毛都被火温烤焦了。比尔在点燃他的烟斗前，又往营火中投掷了更多的木柴。

“我想，你有点儿垂头丧气了。”亨利说道。

“亨利……”比尔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抽了一会儿烟斗，“亨

利，我在想，同你和我相比，他该是一个怎样的幸运者了。”

他用拇指戳着他们正坐着的木箱子，暗示他说的是那第三个人。

“你和我，亨利，当我们死的时候，如果能有足够的石头压在我们的尸体上，将狗与我们隔离开，那我们就算是幸运的了。”

“但是我們不像他那样，拥有人力和钞票，以及所有其他的一切，”亨利回答道，“长途的葬礼是你我完全承受不起的负担。”

“我能有什么，亨利？像这样的家伙是什么样的人？在他的国家那是一个老爷一类的人物，是从不会为食物和毛毯发愁的人。他为什么要到荒凉的地球的尽头来——那是我根本闹不明白的事。”

“要是他待在家里，他也许能平安活到老的。”亨利赞同道。

比尔张开嘴巴要说什么，但是他又改变了主意，取而代之的是指着从每一面压向他们的黑夜的墙壁。在全然的黑暗中没有暗示，仅可以看见一双像点燃的煤球似的闪烁着的眼睛。亨利用自己的脑袋指出了第二双眼睛，还有第三双。一个由无数闪烁的眼睛构成的圆圈已经环绕起了他们的露营地。不时地，有一双眼睛在移动着，或者消失一会儿工夫后，又再次出现了。

那些狗的焦躁不安已在增长，并且在突然而来的恐惧的巨浪中跑向了营火旁，讨好地匍匐在主人的腿边。在慌乱中，一只狗曾被挤翻在了营火的边缘，当那被烧焦的皮毛的气味充斥在空气中时，由于疼痛和恐惧而发出了尖声的嗥叫。这一骚动使得那眼睛的圆圈慌张地移动了一会儿，甚至后退了一些。但是，当那些狗们变得平静了时，那眼睛的圆圈便再次安定了下来。

“亨利，没有了弹药真是该诅咒的不幸。”

比尔已经享受完了他的烟斗，正帮他的伙伴忙着在云杉树枝上展开他们毛皮床铺和毯子，那些树枝是他晚餐前就在雪地上铺好了的。亨利咕咕啾啾着什么，开始解开自己的鹿皮鞋。

“你说过你还剩下多少弹药筒来着？”他问道。

“三个，”这便是回答，“不过我希望那是三百个。那样的话，我就要给它们看看那是干什么用的，该死的畜生！”

他愤怒地朝那闪烁的眼睛挥了挥拳头，便把他的鹿皮鞋安全地支在营火前边。

“我希望这种情况立即结束，”他继续说道，“现在气温在零下五十度已长达两个礼拜了。亨利，我希望我从未开始这个旅程，这样的情形我看也不想看一眼了，不知为什么，我的感觉很糟糕。而且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旅程已结束，已完成了，你和我现在正坐在麦克加利城堡里的炉火旁玩着克里比奇纸牌——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亨利咕哝着爬进了床铺。他刚进入梦乡，就被他伙伴的声音唤醒了。

“你瞧，亨利，那另一只进来了，并且吃掉了一条鱼——为什么那些狗不攻击？那正是让我懊恼的事。”

“你懊恼得太多了，比尔，”那睡眼惺忪的人作答道，“你以前从没有喜欢过这样的事。现在就闭上嘴巴，睡觉去，明天早上你会平安无事的。你的胃有毛病了，这才是让你懊恼的事。”

那两个男子盖着一床毯子，肩挨着肩睡着了，打着沉重的呼噜。营火已经灭了下去，那些闪烁的眼睛缩小了它们围在露营地的圆圈。那些狗们恐惧地挤在一起，当一双眼睛走近时，便不时发出恐吓的吼叫声。有一次它们的喧嚣声变得那么大，使得比尔醒了过来。为了不干扰他伙伴的睡梦，他小心地下了床铺，向营火上投掷了更多的柴火。营火开始烧旺了时，那眼睛的圆圈便又后退得远了些。他偶然地朝那挤作一团的狗们瞟了一眼，又揉了揉双眼，以比较锐利的目光看了看它们，然后钻回到毯子下面去了。

“亨利，”他说道，“噢，亨利。”

亨利从睡梦中醒来，呻吟了一声，接着询问道：“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比尔回答道，“只不过它们又是七只了。我刚刚数过了。”

亨利却再次进入睡梦中，只是一边打着呼噜，一边咕咕哝哝地表示他接收到了这个消息。

第二天早晨，亨利第一个醒来，便把他的伙伴赶下了床铺。尽管时间已是六点钟，但要见到日光，那还是三个小时后的事。亨利在黑暗中来来去去地准备早餐，比尔则忙着卷起毯子，把雪橇准备好，以便捆绑物品。

“你说，亨利，”他突然问道，“你说我们有多少只狗？”

“六只。”

“错了。”比尔得意地宣布道。

“又是七只了？”亨利怀疑地问道。

“不，五只，不见了一只。”

“老天！”亨利愤愤喊了一声，把做饭的事丢在一边，而忙着去清点狗的数量了。

“你说得对，比尔，”他得出结论道，“法迪不见了。”

“一旦逃走，便像闪电似地不见了。连它的影子也不会见到了。”

“根本没机会了，”亨利也作出结论说道，“它们把它活活地吞下去了。我敢打赌，当进了它们咽喉时，肯定还叫唤了来着，那些该死的畜生。”

“它一直就是一只蠢狗。”比尔说道。

“但是没有哪只蠢狗会足以愚蠢到以那样的方式去干自杀的事。”他以一种能立即概括出每只动物显著特征的投机者的眼睛，朝那几只剩下的狗望过去，“我敢说，任何其他的狗都不会这么

干的。”

“凭着一根棍棒是不能把它们从营火旁赶走的，”比尔赞同道，“总之，我一直在想，对于法迪，我们一定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于是，这便成了有关北国行踪的一只死狗的墓志铭——比许多人和许多其他狗的墓志铭都富有内涵。

02 母 狼

用过了早餐，将简单的露营地用品捆绑到雪橇上之后，那两个人便离开了烧得正欢的营火，走入了黑暗之中。那些惨烈的嗥叫声立即又一次响起了——一声接一声地穿过黑暗与严寒，此起彼伏，相互呼应着，而人的谈话却停了下来。白日在九点钟的时候才开始到来，到了正午时分，南边的天空因为出现了玫瑰色而变得温暖，标志着介于正午的太阳和北部世界之间的地球的隆起处之所在。但是那玫瑰色很快就退去了，灰白色日光则一直延续到三点，随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北极夜晚的帷幕便降临到那孤独、沉寂的土地上。

随着黑暗的来临，在他们左右两侧以及身后，那追猎的嗥叫声便愈加逼近了——是如此的近，以至于不止一次地，它们送来了遍及跋涉的狗们全身的恐惧的巨浪，把它们投进了失去常态的惊慌失措之中。

当比尔和亨利使得狗们恢复了工作常态后，作为

对这样一种恐惧的结论，比尔说道：

“我希望它们在别的什么地方捕猎，别来干扰我们。”

“它们确实弄得人神经紧张。”亨利表示出了同感。

此后他们便没有再说话，直到准备好了露营地。

亨利正弯着腰往咕嘟作响的一罐豆子中加着冰块，这时，他被一阵殴打声所震惊，还有来自比尔的一声惊呼，以及来自于狗中间的疼痛的刺耳的尖叫。他立即直起身来，便看见一个模糊影子穿过积雪消失在了黑暗的庇护中。接着他看见比尔站在狗中间，一半是得意扬扬，一半是垂头丧气，一只手中握着根结实的棍棒，另一只手中抓着一一条连着部分身躯的干马哈鱼的尾巴。

“它得到了鱼的一半，”他说道，“但是我同样给了它一记重击。你听到它的尖叫声了吗？”

“它看上去像什么？”亨利问道。

“看不清。但它有四条腿，一张嘴，还有毛，看上去像任何一只狗。”

“我想，一定是只驯养过的狼。”

“该诅咒的驯养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它在喂食时溜了进来，为吃鱼挨了揍。”

那个夜晚，当他们吃完晚饭坐在那个长方形的箱子上抽着烟斗时，那闪烁的眼睛的圆圈把他们甚至包围得比以前更紧了。

“我希望它们在追猎一群驼鹿或什么东西，别来烦我们。”比尔说道。

亨利用完全没有情感的声调咕哝着什么，而且有一刻钟的时间，他们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亨利目不转睛地盯着营火，而比尔则盯着在火光那边的黑暗中燃烧着的眼睛的圆圈。

“我希望我们恰恰是现在正被拉进麦克加利。”他再次说道。

“收起你的希望和废话吧！”亨利突然恼怒地喊道，“你的胃又